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百七十三卷目錄

遷遠部藝文一

逸民傳序

焦君贊

果父贊

葛光贊

商山四皓贊

謝許由

陳涉傳序

樊噲

魏陳思王植

荀人

前人

摩元

謝許由

陳涉傳序

許由贊

井丹賛

葛遷贊

應嘉賦

遷民賦

謝氏賦

許崇賦

許由賦

高士傳序

裴徽石贊

逸民贊

魯肅

江淹

陶潛

宋書

謝靈運

袁淑

齊書

王融

爲東海節婦葛惠士效

謝朓

手詔何點

梁武帝

徵何點爲侍中詔

同前

徵沈括承先詔

昭明太子

與何引書

梁武帝

處士傳序

梁書

高士贊

沈約

著始何點詔

前人

據陽遠詔

前人

與文及論隱者

江淹

爲建平王聘隱遠教

前人

達士傳序

魏書

寄采風士用弘隱書

北周王褒

五月被委負薪贊

庚信

遷遠傳序

隋書

東隱人王真書

齊王暕

北史

北周

齊王暕

北史

齊王暕





望空垂而飄入明林密軟有懷在昔薄漢木之清幽  
分儀儀漢之一堅毒萬物之譖薄今研漁鈞於此薄  
爾乃薄言容與式宴饗相朝抱芳草夕研玩幽勝區  
外而放志分晉路而怡神至懷根之清景兮令佳  
人於雲端悲蒼浪之濶波兮沫芳池之清淵鄰終南  
之辱師兮應伯陽之孝樂時清嘵以寄慨兮訴凌風  
而頌歌元微載要何思何辭灑若行雲之浮泊若窮  
林之木否否得之必喪今蓋枯槁之召辱使食夫之  
死權今固遺生以要威竦兢兢而履冰兮顧慮懼以  
臨谷亮撫膺之無懷今在願沛其必測是故形現者  
微各體壯者爲義雖文而龍華終將既首而受榮  
立修名於禍始兮登全生於民階賛朝華之促節兮  
抱千歲之長懷捨考然於遠期分顯華復而自推殉  
有喪之假樂分彼無身其孰矣美達人之元覽兮遺  
蔽器於無爲物有自遺道無不可萬殊有同萬物無  
私並家於國等朝於野榮在世而貴身兮神居形而  
貴我欲妙古之達兮今信懷莊而悅賞曾覺世於天  
翁兮何懷於人稱獨西風情惟中音會於雅  
亂曰乘白駒兮皎皎游穹谷兮重蓋轡其  
臨芳木兮悠蓋裳丘園兮繁葉蕪兮呼  
嗟兮清輝耀容與兮素微涼霽兮從之恨天地兮  
未泰詠交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  
寄宿高有必顧之私深矣有大惡尤无可不慎哉

遜民篇

前人

余昔爲遜民賦大將軍掾道產大府而抑卑才使居小位  
作反遇民賦吏稱官人以羣寵殊之華偉像名位  
之大實斐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賓位者物之  
擇慕毅英五教早聞譽懿詔各已授職其鄉屬之官  
必得其材則必重較蓋溫斯可知也果許則元凱

選氏司正敢告官人

詩集論

石室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棄父距堯之謹治澗遺神質

廣亮

己遷世司馬遷以假托之言必無此實論以爲然余  
答曰是何言矣蓋聞聖人在位則事材必舉官才  
任能補重允大任已備能不抑卑才使居小位  
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續久而令處材之位然後則幾  
舉幕毅英五教早聞譽懿詔各已授職其鄉屬之官  
必得其材則必重較蓋溫斯可知也果許則元凱  
之傳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屬俗崇無爲以化世  
然後勤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臣  
各有所居而後品物有倫在昔后帝齊物達觀實不  
假辭教不示勸獎怠誠而生淳晏矣追述古黃  
象可觀而唐文有愧乃雖乃漢太樸既放懷之既散  
萬古黑心形爲寵故神爲利淫有翫者車命彼在林  
是故惟王真寶而被褐躬耕情亡智生與世或競匪  
看無鑒德心伊範芒芒高邁稱爲達徑惟是每懷偏  
彼反正反於竊匱戶子承相協厥居而豐其屋祿  
之匱戶刑爲審司屋之既富喪于官故非據之矣  
戒之在因人皆知存之爲尊莫知得之爲喪宋猶  
振蕩若頹蕪若自專毫端在猶是故保其安者  
常危而忘其存者不亡無休爾榮身實難名無謂  
崇神廟好冲寂復無目此祿隆微徵如願乃保身  
以終自古在昔凡民有作相後宇方之委焉夫豈  
無不休而好是沖漠是故名利之患也俗格游予  
未信無寧監子桑夫明陞貴道無親君在求己  
慶由無能子桑夫明陞貴道無親君在求己  
死而不朽公其有集聊述雅美揚公譽聲

許由集

潘岳

邈哉許公執簡履貞辭堯天下抱悵意形川停苦時  
濟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辭李虛薄奉任來宰新城  
愧無惠化豹產之政畏我治所樂慕風名矜基道遺  
來退某庭逼於時憲便往不盈恨無旨酒贊公之靈  
死而不朽公其有集聊述雅美揚公譽聲

皇甫澤

潘岳



幸運猶尚且不樂哉僕誠幸其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推善談無析願言之子言辭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墮穎之徒參差駁語之徒紛互或戒智以

以激食立僵式揚風範慮士諸葛凌高風所漸結物者耶聞事親有啜菽之棄就馨草蒸之給昔得獨享焉為重而五更可尚及百計

養得宜與休適耽精審味元理息怠塵玩泉石激揚頑學清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豈與口厭鶯聲耳希絲竹之娛者同年而語哉方今春皆苦天下無寧事豎子家父老母尊客微

萬惡或激情以悟俗或機以開通或謁歌以明道  
屠羊駕馬未尼礪其堅佯狂如愚豈能濶其白官楚  
幕魏人外之氣迫入漢采葉區中之韻彌少及推  
其至極者亦復何似

王貴金之子王元之，官至中書舍人。王貴，王貴金之子也。

吾人研究物理，固以自慰且  
闡六經泛濫百氏，研尋物理，領略清旨，既以自慰，且  
以自傲。而才性有限，思力固長，然恭惟慎愼，多慚退日。  
釋卷便忘是以要求之懷於茲彌軒耶？追典書陳顧  
中華書局影印本

其事竟否未可知也。清賞可得之，但利潤  
甚常，舉出迹迹，注粗心，邊江湖，未面白親聞風如  
舊而死爲之念，使軒式閑之體無階固已，行輪深更  
爾，篋遇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枝拔素志與白雲

選在天命思親見容過懷身多苦山所屬方持手足  
跋九等該天人敎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  
皮弁謁子桓伯况以籩稱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  
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宗世其義  
宣此堂武志  
盧士傳序  
梁書

同怒高情與青松共矣宜習質文繩林枯而重荒寂  
舞空有連河漸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  
際豈能鳳舉翥翻有心僊羣高齡愛海比策衡衝沾  
豪射之冥庶留抵罵之法信闇三乘於窮子發二端

徵何點爲侍中詔  
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牋牋落形骸栖志冥冥  
冥冥日是恩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  
惟賢任切必依邦良誠望患然固居告督皆可徵爲侍中

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稱生重道者世間出惡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汗而不愧其色所謂大監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舉體佯狂百倍縱釋以反道忍辱茲而不恤此

於困憂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  
四海不溢五嶽無塵馨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蔾穢  
永留歲課樵蘇必時郊林全營鑿網有節鱗羽偕翔

中  
徵庾說庾承先詔 同前

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諧致之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子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辭讓得之若其失之

至於眉山簡遠帝畿，寄田沃野，望無窮信可招隱。淪栖集勝，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援西山之趾，淇洪考槃於海岫，釋迦還過於鐘幽。每踐其遺蹟，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逐復，何懷乎四子。

止足相過自來却探尋史文藝多所實賈新川處士先學道黃老說沈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餓踐教俗既可黃門侍郎曾先可中書侍郎勅州縣時加敦邇庶能屈志方其臨梅

若其死淮南子三人皆鬱於止水不鑿於流源大可  
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  
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  
祖慢而長揖黃紹光武接法而折意蕭何自茲以來

昔仲尼之見伯夷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  
哉諦有以也未敎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轍之口  
具

與何引書  
裕明太子

世有人矣有梁之盛壤招風戲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十卷云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形畱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受謝清風屆寒想搔

下則賢人贊善焉是自中智以下莫不有



自肇有書契，歷百王難尋。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一士故易推，逝世無因。又曰：不事王侯詩云：故收白駒，在彼空谷。雖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謂自舉選民天下之人，務心焉雖出處殊途，詎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北其始，山崩其風七

人作乎周年，四辟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經天下，標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食。或與世同塵波濤以俱逝，或違俗矯俗以自守。望江洞而猶往，狎魚鳥左右，寄苦捨精而緣落毛石。泉而蔭松柏，放宇宙之外，自懷抱之中。然皆欣於得全，於周武華而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濟會之用，督其迹者，第以教義之風而肥遼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世無閼不事」。王侯詩云：故收白駒，在彼空谷。灑乎天下之人，將心焉雖出處殊途，詎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北其始，山崩其風。道難，未弘志不可奢。縱無所擣，其功終有賢貞之保。足以立懦夫之志，食饑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以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成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遺稿云。

齊王璽

典選人

王真善

夫山藏美玉，光照原野之間；地蘊神氣，氣浮星漢之際。是知毛遂厥股，義感平原；孫蕙文詞，來于東海。顧循慕薄有懷暢，意藉長流；慕爲日久，未獲觀良深。延竹比高人，流火早燒原；厯雲霞，守方承清露。想揚術收夏，與時休過前；顧後闕，從客互懸之情。左琴右書，猶懷舊舊之二外；故流臥病，莫無封廬之羣。宣督楊楊，因坐堂餘訟事；孫冰耽耽，持牋詮言高邁。至於揚蕪北渚，飛蓋西園；江乘芝蕙，剖蘭闢闢。冠胄背淮之演徒，固其詩思飛之客至；值人卿道冠

東北登高風舉，儻至東海。詞章苑闕，柄運衡湯懷寶。遂邦荷茲，獨善良以於絕。今遭行人且宣往意，側至起予，甚於微渴相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番之誠。宜舉鑑還之遇者，不盡言更懼詞古。

附書列李士謙崔屏序子肅俗則張文詞爲隱送傳。今以李孟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繩附篇以備後傳。云

北史

北史

蓋愛愛獨善顯辭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爰齊、晉。在彼空谷，灑乎天下之人，將心焉雖出處殊途，詎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北其始，山崩其風。其大者則經天下，標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食。或與世同塵波濤以俱逝，或違俗矯俗以自守。望江洞而猶往，狎魚鳥左右，寄苦捨精而緣落毛石。泉而蔭松柏，放宇宙之外，自懷抱之中。然皆欣於得全，於周武華而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濟會之用，督其迹者，第以教義之風而肥遼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世無閼不事」。王侯詩云：故收白駒，在彼空谷。灑乎天下之人，將心焉雖出處殊途，詎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北其始，山崩其風。道難，未弘志不可奢。縱無所擣，其功終有賢貞之保。足以立懦夫之志，食饑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以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成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遺稿云。



是可以誠神保和合道誅德亦何必拂衣丹幡散

髮清流吸玉露之英靈金芝之秀穎神化骨以爲

策乎不然也何不奉華蓋飛蓋鑿玉室金絲煙

煌光相耀有是大哉若尚長設論言不如貪曹

勸立言食肉者鄙譖事斯語以奉用施以書於神

以窮於塵河上公之章句給其嘯歎漢更之往

町不亦勞也言而不足聊爲賦云無首遇愧乎形

蟲浪蓬同平約隱陋均偷父誠堪複韻以增嗤

價重金未足拔沙而見擣

有招應謂君子曰爾其質乎何惜惜之如是也樂子

信然招應者曰夫天地含陽尊其神日月星辰尊其

輝山崇峰崇尊其高江海川瀆尊其深所以蒼茫曠

朗無纏繆者也殆非口過所能彩於其間矣自

此以降各專其能象目燭也覽其雲虎厚其猛火

燃其烈木奉其柔霑等其惡靈等其怪至矣專

於治民專於奉孝專於敬事專於成湯專於敬早

周專於後賢仲尼專於化物老明專於追達莊子

專於逍遙道於史魚伯宗專於直也季札仲叔微專

於信也侯羸荊軻專於義也子胥忌郢專於忠也龍鬚

魚豚燭龍龍專於水也驩寧驩虎狐精熊專於

山也飛鼠專於暗失飛蛾專於明矣至於蜘蛛蠍蟬

蠅蝶好勝皆有所專而未能悉者以其所居也記載之

走獸可羅溫魚可拾飛鳥可督至於龍鷺電飛雲雀

走獸可羅溫魚可拾飛鳥可督至於龍鷺電飛雲雀

雷吾不知之今先生之謂矣請從而書之於是樂子

迺推琴滿毫以託其翰子欲載宇宙而就埃古

茫茫而日去今紛紛而月來開闢天地之上聖分裂

山河之難材身虎鼻螭首龍胎乘雨采於水火舍

變化於風雷莫不造草莽而其肅與珠玉而同灰悲

夫自茲已降又何營營而不退所以入就故志六合

造神皓皓矯百九若無身體不離於水者又何希於

古人老聃煩於論釋子說以惟因苟我心卓然而

不惑文寧見耽於此君何尤篤樞異人吹笙王子玉

樹冷墳金盞遇遇雷擊鳳之禽鳴丹豹赤麟之遊

止蔚鵠大呂恭奴雙子英拜而魚飛初平叱而羊

起或黃桑而銀龍或飛行而紫兔負貞草而廣庭施

茱瓜而青穀穀哉故昔不心忘而俗矣又有青龍

上漢白鹿凌夷砂神水質酒書吁稚川與子政

何相啟之甚數赤城元闕任公子之所居蒼柏朽竹

丁令雲之故窟安用學乘車於旱

已焉若吾將居常侍終而已矣又何神仙之學子於

是捨棄閉門茅屋一案詩書形骸土木避追撫而露

財於林塢而鼓腹有演儉伶無妻積花非菲而塊

紅草凌寒而帶綠春水南澗碧山青曲吟四首以慙

農來驚而歎足波激激而瀟瀟竹含烟而橫秋倚

松而手放齊曉脫冠則發繁縝牽牛不乘生鸞

避楚而負氣表辭幽果而解船登舟闊而歸俗諱

懷之異焉亦何人思爲逸氏朝簪帶未衰或垂綸

荷蓧拂子夏之衣蛙鳴稚圭之洛墮臥延嘉林

織義入庵而折竹支踝出溪而矛矢稀少依松以

斜葛經涼沚而留連花被離而緇絰躋鳴山而布

灘中則競魚躍日洞臺則沈鷺叫烟迷山客以杖

逢沙禽而駐船程崩水沒逝空艤穿雉帷慕已翫  
兩天壤於陵之裏團耕彭澤之桑田儻閑散於一日  
役筋疲于百年荒山決木澆蘭草移蠶性於衡頭  
種煙草於潤泉流漁沈舟芳牛滿山風空而鼠喧  
野浪高而鷗喜或曲岸而流鶯或平岸而隱几烟霞  
雜雜松桂邊送旅鶴來驚驚南起始鳴噭之不極  
終風遲未已慨然懷古中心如醉憶酒消之步兵  
想能詩之都尉先生第五斗成文王玉射十舌見志  
陸機之價難倍鄒家之心莫淺古人往矣吾嘗已而  
論紛紛於來者欲言辭而更誰水懷掩抑思歎欷  
聲往行之得失悟前賢之是非至如龍鳳雲蒸之異  
鴻化麟立之委重雕龍賦背夙肩莫不裁野格禽  
深江漸樹抱持罕兒窮寥落魚鹽之勢典韻變  
之橫日將星雨動山霽漫灘亂推凡支離然後  
攢百王之鴻烈德五運之昌期於是玉局郡國鐘  
神武疊華靈體遜俎鼎廟周於斯時以私威儀  
文物擴於陵廟采中元義乘堤燭然一暉毫威  
風範明道載蕪城之竹子山復難別之謂難寂寞而  
遠失良否嗟而愁之若夫努力私教多津蓋禦道  
皮之乖阻胡不長逝子而懲憂法比憂于單卷逝道  
廢于許由遺辭五往無三求或譬僂而同去其支  
頤而云休莫得孰失何思何辭哉若介子推之怨音

費子陽之泣周燈勃拂涕泗橫流徒血者於雙目  
竟次猶於一丘所以顧世浮沈與耽情於冥神觀化  
亦何殊於狗彘哉篆跡被之鳥飛根據壁之場白鵠  
兩岸青莎一牀遇回老面移遷七賢而其流蕭蕭  
書及麻生乘鴟鴞袍苟生室方結痛軟之山浦  
就蔬餐之亥唐我有遺說超然自悅韻文馬與羊羣  
致全生之玉蘭乘不可忘筆方難爲製風葵希魚背  
客不作鹿門翁門何山而不對木徑徑不通雲歸  
則千峰臥綠搖飄則一川踏紅南澗涌者東郊老農  
形骸半瘞襟帶自同或刺舟而共去或解犧而相從  
採於江上行歌於里不兄童曰以愚者兩人指揮  
恩公將繩之徑依登於空谷者象伯也  
收拾歸山主之坐屨屨毛公隱身於樵徒嚴生攻讀於  
上鋪成書奇書共沈高才靜閱而寄清游塵泥而  
自汗我亦悠悠何遠去苟自足從勞外求入勞  
苦而何樂處城市而何勞於抵擋出林丘九薈  
耕雇而自適三山耕業而自遊縱橫橫耕縱耕  
全碧雲煙翠凝就開而浪浮身舟遊酒樓  
臥大犬於覽下憑倚毛公以履屣同居  
斥駕追送誰可見不獨負局何羞辱豈宜有貳乘  
復尋蘭部燕南歸易滿石林縫遙亭而青歌不起  
松檜水而蒼鶴欲沉觀泛空而點雪月零波而蕩金  
獨徘徊而無俗憇而未嘗歇巨卿之不來嗟子  
皮之乖阻胡不長逝子而懲憂法比憂于單卷逝道  
廢于許由遺辭五往無三求或譬僂而同去其支  
頤而云休莫得孰失何思何辭哉若介子推之怨音

情同心諱跡似穢迹濁形相拒斥晉殊之於萬述  
咸趨之於一揆天道云云亡知喪莫孰之於萬述  
市人後與我而假益道篤行而日新一牛衣以盡體  
五羊皮以易身難人駭自服貧窮執事謂正臣寡我  
所珍不望約愛非固燒香拂耳蠻邦地指文惡心  
長而髮短齒發亡而舌存痕又指以立義材不村而  
用神伊大道猶題而不神稚相於斯文乃援琴而  
歌曰茫茫大塊兮蒼蒼達生我至德兮其心孔叛  
茫茫今孰知其施道之底難君之盛聞之豔難離之  
寥寂道之謹維吾之娛太廟龍兮蟠長雲兮天矯螭  
蟠螭騰兮窮海浴兮粉淵淵浴浴於六合之外兮  
希夷自然可歌曰曾淵之氣風自無氣自當浴浴於  
寒微風冷今波以平水許以分開自當浴浴於  
已道源渺渺兮游余念兮含余墨玉顏龍兮  
山已顯義皇兮以復同捐形棄世兮如吾何故全  
弱翼兮奈莫爲不軒兮將茶何招舉兮歌曰大通  
悠悠而而曉曉吾其知邈誰示榮子吾其嗣之至化萬  
萬而一吾暮知車誰樂樂吾其與焉歌歌杉竹  
蕭然而送音鳥歌得相而更唱始然歌抗然起舞  
於是標問答集歌詩不知其餘名爲莫之

英筠

身貴隱先生者體容敦素淡氣冲溢出塵表深鑑  
化宗儒太和之宗誥元古之風收人之所不寶異人  
之所必崇以道德爲本圓融道涵於其中有死世公  
子忠毅其蒙之旣先生之所會論出處之異同於是  
特首題號曰愛閒學士之生也僅百行學几微解之

高岱爲培塿故天子不可得而臣諸侯女可得而友。豈作者之唯難識哉。世而可久莫不道實遺于古。跡無葉者爲知微。末代之傳謬使風而離厚。乃今子高之規夏禹禹之勤教。木本之德。却知根于木。之善鳩鷺。登高仰仰以成績四姓。裕恭以立勳初混世。未夫用發。越然而經。無忘執志。志于古。庶事接身。于白雲。乃無封溝于萬物。特撫伶以解紛者矣。若乃漸推諒于泰山之重視。實貴者若毛七之經則孤竹之子王季。其兄甘食。皆以子之亡。採拾蘋於句吳之坰。史跡周而道闢。關尹去職。而興農門。藏良玉。抱闕沿湯避世。而揭耕。墮庵。抱疾。以忘機。禦父乘流而濯纓於後豫圃。以逃相。裴氏貞賢。以辭鄉。南華潔園。以寓歸列子鄧圃。以活楚杜。游蕪菊潭。冥冥玄冥。相推掌于蓋公。尉尉扶櫟于王生。故文宗尊黃老之術。國民慕仁。而刑清于上。策以之問。交文通公。田以識名。顏韻奪杯。以追諱。伯休。醉澣澗。躬耕。以忘業。袁叔祖嚴光。拂衣于帝庭。休期三載。以達意。崇公鴻業。以委以手。尚青牛于半之持。張良始要以長符。叔元之守。備畫儀。以退。征藍闌門之啄。曉石君。賦鳳之和。見夏絃之長歌。歎雲飛雨零。零在於焦光裡。鄰邦文。京天機者。於太素。繆默。貴於質精。教養無間。則子真仲蔚。猶平子。不求。有參。修譽與。或。苦以自娛。流淡物理。之尚。儒知大道之要。發。鴻濤。氣。承。英光。者。之能。奏。故。龍。草。有。得。而。見。兒。與。各。由。而。相。繼。哉。其能。隱。德。密。庸。元。功。潛。著。不。感。其。所。毀。不。欣。其。所。譽。爲。無

爲以成性事無事以治生制夷希夷之可移涉浅慢而  
斯堪不松懈以益友急愚暴而飛五茲乃墮遺其誰  
林於賓客而勿還若沾名于白貢術跡于青山谷  
滿輸于谷口希來弔于雲闊非羣山之羨正實丘壑  
之藏矣累末世之譖曷居清流之可築或因茲以幸  
達記不狃終身之厚顏夫失禮福之萌猶躬所目之  
恭矣報故不革之誠奇貴獻娶妻以諂言呂公之辨  
龍旗煥炳女以永譽計克從而事捷大路以驛關  
選避之招以成其美也蓋中興之時三周而謂關  
周之復存有赫美矣十時當奉承焉其子孫嘉與亡之  
體勢實異代而同源已覆敗於前軍文相制於後繼  
泰昂枯傷之毒漢流黨禍之冤蒙君子欲修名顯著  
乃始賜予榮達仰大居之怒逆淮克即於帝闈固知  
元歸主死生之言嘗當軍卒公子拜首而涕曰小子久哉淺  
近之常誣士沐精之更論可謂除蕪遺蕪披拂草  
昏頭盡染其形神以遊天子之未薄而已矣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遼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豈而上以九口不憇事侯富商其事一爻以處遯世也遠矣由以遯富之然則遯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矣未履嚴穴弓旌之招見于史然而高蹈遠引弓厥原博者終免得而致也豈非一卦之上九者乎种教之徒名對大廷豐盈獻替使某人出處果有合於艮之隱遯傳序 宋史

君子特止時行人何謬為作隱逸傳

擬招隱士

范鎮

脩竹荀生兮山之次，纊粉蘿蕤兮下交陰木。蘿蕤兮  
龍峨川澤，渺兮雲霧。多愁復嘆兮，不還。猶鳴兮嘯，  
芳修今禱。停佇兮君兮，不還。猶鳴兮嘯。儻僂兮折  
未開草虫，唯兮憂蕪。今森兮元廟深，恢復發兮武  
吟。紛紛兮著蓑衣，空兮抱幽林。香杳兮冥冥兮可畏。  
嶽岱兮義，爰发兮歌采兮。教沫散漫兮，詠謂  
弱蕙兮脩爲夏蔓兮。長枝綠林兮，被岸隣風兮。紛披  
徒默兮封，移耽兮視余扶藤兮。面上嚴嚴兮，發幾  
非宗兮。數教赤豹兮，文經策馬兮。相追思慕兮。公于兮  
心遠達寒風，周兮鶯歌兮。鳥悲鳴兮離其華兮。子去  
兮誰與我行，嘗厭泥兮似人。

少卿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而帝尊奉，六龍  
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  
之既而動星，踏江湖，得聖人之清流，灑軒冕，天下  
孰加焉？光武以體下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  
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  
大微，光武不能成先生之高哉？奉秦事，是邦始悔  
而變焉，乃復爲其後者，四人以奉秦事，又從而歌  
曰：雲山蒼蒼，木決決，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閑齋明論

朱熹

朱氏曰：閑齋論有高志遺識，不能俯仰時略，故作歸  
去來詞以見其志。抑以其自謂督臣，恆事二姓，自劉  
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盡矣。卷之  
之士，蓋皆對於史傳，何歎蓋之仕者，其志終以  
行道其爲食而仕，下列者，猶必先事而後食焉。後云  
詞義東臘，散華玉楚，蓋而無其尤怨切蹙之意云。

論戴子陵

葉大經

余二十年前於釣臺壁間，歷矣漫漶，得一詩云：生涯

千頃水雲乘舒卷乾坤。一釣竿，豪爽俱伸，尙使足詎

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句，意屬佳近，勝戴式

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漢

識劉文叔，慈起處名滿世間。句雖其爽，意實未然。今

者史稱玄武舊者，也委蛇歸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

子陵急榮棄實，人中能改，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

于隱約之中，儒王室之優美，歎海宇之橫濶，知光武

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止。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退之除

尤剪逆火，樂於旣死，者必有成謀矣。異時彼圖興

歎岸納逆，笑進安玄武，營向時謀，救之文叔如二人

相見，則行實無疑矣。今存其文，豈不爲後人所取

恨乎？陵足加帝曉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

者？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其之時，而欲使之之魄，自馬

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畫同稱

夫周畫特一廢土耳，豈若子陵，方真主於潛龍之日

而承磨厲實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遇趙

彥平生，話劉文叔，抑與狂奴意氣，投激發龍

夫周畫特一廢土耳，豈若子陵，方真主於潛龍之日

而承磨厲實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遇趙

彥平生，話劉文叔，抑與狂奴意氣，投激發龍

夫周畫特一廢土耳，豈若子陵，方真主於潛龍之日

而承磨厲實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遇趙

千載者多其先人，尚人尚之志與。嗟老嗟卑之心，能去  
是者鮮矣。故君子於士之達，引為嘉者，特稱述之。庶  
聞其風，是以立衛廉頌也。應選傳序

隱逸傳序

元史

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  
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益

少。故後世之士，其所冀，或本至而好以跡爲高，當

邦有道之時，且過世而辭。游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

各而張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謂，則曰：歟！世窮舉

者也。上一世不兩失也。故凡无隱士，亦多矣。如杜康、

遺老，改老，竝堅持宜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

得時，則可行，而隱顯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

強之使便，則可謂得也。」曰：「是以隱逸爲高者，蓋在往

而有今，無其可傳者，作隱逸傳。」

指應教

明宣宗

承即位以來，詔許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

治道。然林泉寂寞，必有遺引而不輕出者，夙夜念

之不能忘。夫枉已求售，非志士之本心。聖賢獨善，

治道然林泉寂寞，必有遺引而不輕出者，夙夜念

之不能忘。夫枉已求售，非志士之本心。聖賢獨善，

治道然林泉寂寞，必有遺引而不輕出者，夙夜念

之不能忘。夫枉已求售，非志士之本心。聖賢獨善，

治道然林泉寂寞，必有遺引而不輕出者，夙夜念

之不能忘。夫枉已求售，非志士之本心。聖賢獨善，

治道然林泉寂寞，必有遺引而不輕出者，夙夜念

之不能忘。夫枉已求售，非志士之本心。聖賢獨善，

治道然林泉寂寞，必有遺引而不輕出者，夙夜念

英宗

教忠士吳與弼

爾與聖哲心經史傳，治古今，繼國之遺風，抱忠信，敬君  
之弘烈。顧乃嘉遜丘園，不求聞達，厭厭高謫，思忠莊。  
有渴望來義，以資營沃。夫古之君子，十之九人，以求以  
志，庶幾憐憫，有奮起者，聊等爲國重臣，賢爲國人。  
臣之忠，必有以。勸勗斯意勿失，視為左言可也。

中華書局影印

仍屬禮樂以表至懷爾其默然就道以副厥威容之  
意

梅隱詩序

方善齋

觀者不承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  
也彼或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致異端方以及其身  
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猶  
士之所棄者也吾嘗義之海內賢俊欲以致榮隱  
奸惡者而友之來之甚而所遇不能遂古之所聞  
意者世固有偏聽無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

王守仁

四皓傳  
四皓傳  
果於隱者必不出門隱而出爲其非隱者也夫隱  
者爲高則茫然其不避世之士者局於解縉之  
股勤哉且知遠辱以終身則必待行道而後出者  
既輕成者又小舉其生平而盡之明哲之士若不  
如此則斯將君臣之間一以巧詐相御子房之計能  
保其信然子房之能知其非生之急也羽  
翼太子真四皓也亦足爲四皓皆百里奚矣自  
置之深而其事無可措者故孟子以去隱之智辨之  
今四皓羽翼之事其迹無可稽獨不可以去漢之智  
辨之平夫漢高草昧之初羣英立功之日也當實  
名之士皆忘其洗足駕騎之尋大來人者其猶噭  
之然不計其叱咤之聲也然衆人皆愚面四皓衡智  
屬集高飛於雲漢長驅於山林共韻飛揚之  
氣食人之所能哉智者身必保終始節者自守  
死當益說四皓世功名謝之久矣豈有智於前而  
愚於後決於中年知幾之日而取於老成鍾鍊之時  
乎且夫隱見不同一過而已固擇者則輕飄浮之

果達特者則莘野南陽之質四皓之隱其爲果由乎  
其爲伊爲乎將爲巢由乎必然身不出矣將爲伊鳩  
乎必二重而後起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以接  
莘野之重中不能爲巢由之苟而不下流爲希利無私  
之行以圓缺而爲今日之爲則必無前日之智有前  
日之智則必無今日之爲見辭讓之使主之者呂氏  
使之者呂氏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顏不  
居者也其言曰陛下輕士慢爲臣等羞不勝今太子  
仁孝愛士天下爲太子矣斯言誠出之日則善罵  
之君猶存也四皓何爲而來也哉若爲太子仁孝  
而出則必事之終身也四皓何爲而去也哉夫山林  
之業四皓固志心快急微塵俗之奔走炎蒸人之自  
服矣乃自以白首殘年奉趙追跡爲人定一傳信之  
子而身履乎已甘之惡者半有以一生商山有四皓  
之君猶存也四皓何爲而來也哉若爲太子仁孝  
則必不至以子房之計又未必然也但斯說雖先儒  
已言而遂詳非君子之事自漢至今四百年未復  
史者已不能爲之別白則後生小子安敢造此事端  
乎昔唐張良死言及分香賣履之微獨不及禪後之  
事而司馬公有以論其貽罪於子之言於千載之下  
則固有惑一時之見而不足以迷萬世之推測者  
矣是說也亦未必無取也否則四皓之不居者終與  
無恥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爲哉

者常非用許而爲之却者此又子房用計之挾也其  
曰天下莫不猶爲太子死是良以後高帝者也其即  
偶語之時挾以謀反之言之意乎大抵四皓與漢本  
無休戚諒曰精李首以送蕭則是秦已遷去其  
名固未審人漢家之版籍也視太子之易否越人之  
肥瘠也亦何思何德而要令之不穀也且商山既爲  
遜世之地其去中國甚遠也一使絕遠四皓即至未  
必如此往來之速况建本之謀固非遠人所主之議  
而超出之後又無拂秋歸山之迹乎聖以四皓之皆  
則不必至以子房之計又未必然也但斯說雖先儒  
已言而遂詳非君子之事自漢至今四百年未復  
史者已不能爲之別白則後生小子安敢造此事端  
乎昔唐張良死言及分香賣履之微獨不及禪後之  
事而司馬公有以論其貽罪於子之言於千載之下  
則固有惑一時之見而不足以迷萬世之推測者  
矣是說也亦未必無取也否則四皓之不居者終與  
無恥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爲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典編學行典

第一百七十五卷 目錄

隱逸部藝文三

紫芝歌

五噫歌

隱士

招隱詩

招隱二首

招隱詩

孫登隱居詩

反招隱詩

題宋徽宗石壁詩

遜位篇

通志

唐詩

金陵江上遇送池隱者

白雲泉送劉十六歸山

讀後漢逸人傳二首

宿東谿王屋李隱者

始歸隱居

題張氏隱居

通志

唐詩

唐詩

送袁真士

送袁真士

題王少府龜山隱處簡陸都陽

送裴十八歸嵩山

贈孟浩然

唐人

北周庾信

唐人

唐人

唐人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前人

題羣隱居西齋

前人

朱石介  
林逋

唐求  
李洞

韓偓

崔胤

司馬扎

李頤

方干

鄭谷

崔胤

前人

唐清遠魏閻處士

訪隱者

東隱者

寄隱士

隱者

招隱探看序

東華爲陳隱君作

寄李隱者

張徹俗聲谷樂居

樊口隱居

美口隱居

拾隱者

鄧叔君牧

遇隱者

招隱狀

青衣張著作苦山隱居

具區補隱歌爲盛徵士作

入西山動張隱士

王恭

明宣宗

高啓

謝芳

王惲

于石

丁鶴年

善住

前人

善學

杜集

漢時

紫芝歌

莫莫高山深谷透透曉紫芝不可以掇穩居巢世遠

吾將何辭胡馬高雲甚大富貴之長人今不若

貧賤賦志

五嶽歌

朱子

栗浦東山過京師作五嶽之歌贈宗闈而悲之

求渴不得

宋祁

王安石

謝惠

朱熹

陸游

朱熹

元宗衍

倪瓈

于石

丁鶴年

善住

前人

善學

杜集

漢時

紫芝歌

莫莫高山深谷透透曉紫芝不可以掇穩居巢世遠

吾將何辭胡馬高雲甚大富貴之長人今不若

貧賤賦志

五嶽歌

朱子

栗浦東山過京師作五嶽之歌贈宗闈而悲之

陸放翁北歸憇臨皇帝京令晚官閣崔巍兮憇民之  
劬勞兮憇遠遠未央兮憇

魏馮瑞

陸放翁北歸憇臨皇帝京令晚官閣崔巍兮憇民之  
劬勞兮憇遠遠未央兮憇

羣嚴夷爵石室鑿橫青松櫟空蘭氣吐麝薰苔可游  
芳津可漱元谷含蘆翠鳴琴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  
韻水結橫碧陽煙與內全飛蒙外散夜星点燭  
希風雨彈道有冥發連有晉消達隱不厭元跡不標  
或曰先生晦遁遠橘子秀達英風閒初道唐累方  
解不王折北勸初斯妙鑒奇姿翫自丘冥仰想元哲  
反招隱詩

小隱林散大隱隱朝市伯夷寡首優老孤伏甘史

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集中林士

故神青外絕迹窮山裏賦鵠先疑鳴冕遲夜起

擬舊物顏泉早拂玉五趾獨才信衆人偏智任者已

推分得天和稽古失至理歸來安所期物齊終始

源朱隱石壁詩有言

雖微憎人隱居酒泉南山太守馬及造巖繼桓而

不見莫詩於石壁

丹崖百丈青苔萬尋奇木蒼鬱若斯林其人如玉

誰朱隱石壁詩有言

馬发

忽見茅夫屋後燒有人煙一士開門出一士呼我前  
相看不道姓焉知隱真仙

應龍篇

廢龍木起時乃在淵底藏非雲足不踏舉頭冲天翔

簪波野蘭草幽居常獨香清風播四遠萬里望芬芳

隱君可願志自見焉得彰

奉報

秋聲隱士

張正見

王倪達誠缺筆偶長沮黎牀負日臥多驚帶經鋪

自然曲木几無名標牛書聚花聊伺雀在穿池試養魚

小村治灘或低田補壞渠秋木牽莎落寒藤抱樹疎

空杜平原騎來遙仲詩爐

奉和趙王厚士

前人

洛陽徵五隸東都別

賈生雲氣雨谷星光集蘋川

霸陵拔轂路成都貢十錢鹿裘燒薪拂牀坐欲穿

阮籍誰長嘯嵇康計

弦淵陰無平石山深足細泉

短松猶有尺少鶴已千年野鷺紫芒幡山花始火燃

洞風吹戶裏石孔流寬而難無辛長諳終見野人傳

西鄙閉戶

著者待老征賦

尋山

尋山者不遇

丘爲

唐王維

桃源一向絕塵埃市陌窮訪跡次到門不敢題

島有竹何須問主人城上青山如屏裏東家流水入

西鄙閉戶著者多歲月移松皆作老征賦

荀子與裴迪過新昌里訪王維人遺人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荀淡深不測處惟孤雲松堅露微月清光猶爲若

茅亭荷花影葉涼苔軟余亦謝時去西山隱篤羣

閑田北流下靜者去躬耕萬里空江漢溫泉通郢城

種葛依野水移柳待山禽出處安能問浮雲豈有情

題王少府苑山隱處簡南都陽

前人

故人濟州吏深與世情薄解印二十年委身在丘壑

買田楚山下妻子自耕鑿草廈動心有營盈空本無著

困收暮上鉛逐接林中酌對酒春日長山村杏花落

陸生節陽合獨步達溪岸早眠林此官簡君水後汎

送裝十八韻舊山

李白

君思蘋根復結蘋零落易洗耳我此其心

燒心得真情洗耳焚贊名謝公終一起相如濟蒼生

贈孟浩然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未駛白首臥松雲

醉月中君逐逐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耽清芬

辭別王山歸布山

前人

王子衍讀微言破織羅布山隱與天大高

爾去安可遺君弟恐哀我心亦使懷豐夢松上月

傲然獨步長嘯顧觀巖松聲久已無石道生蕭徵

頤吾筆耕或穿來相伴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前人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離浮塵姑棄此去或未返

絕頂一茅夫直下三十里扣關無僅俟覓室唯柴几

若非申榮車應是劉秋水差池不相見酒言不咸歌

仰止遇君還使我石上空吟言不成歌彈指日日晚

綠水向門黃雲去故山寂寥雨客鳥初聞越

第一跳手躊躇步將久我素誦委日換金陵酒

雖無實主意頗得清淨理與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酒來笑復歌興詠樂事多水影孤月夜清光奈愁何

明最挂帆舟席懶恨擣滌波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前人

楚山秦地皆白雲白雲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

山裏雲亦亂君渡湘浦不消水上女華衣白雲掛臥君

早歸

望終南山寄秦隱者

前人

出門見南山引頸意無限赤色難爲名蒼蒼日在眼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原之默託典每不淡

因收幕上鉛逐接林中酌對酒春日長山村杏花落

陸生節陽合獨步達溪岸早眠林此官簡君水後汎

讀後漢人傳

張謂

子陵沒久言君賢誰謂相隔千千秋如比肩

當闕漢室會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君可賦

東過漢春樂池此佳山川夜臥松下日看江上煙

鈞如如有釣隱應忘冬生事在林歌悠聲響年

於今七里漁浦依然而毫瓦寂寥流木空嘉波

具

麻姑田釋經保妻子何言二十行勿忘勤我以此

鵝鴨飛木籃籠幾深木萬物所從我心亦如此

不見龜山湖胡白土起泉樂復采樵優游終暮齒

宿東鄰王房李隱者

岑參

山店不罄百家同一泉晚來南村里西區和人煙

省畔叶落柔沙月隱河田隱者不可見天晚飛鳥邊

始阮隱居

杜甫

陳甫俗好物世不數寥上得先生劍外九父祖

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華歸人都家蓋高齋環堵